

翻譯活動中的「忠實」和「操控」——

以《紅樓夢》英譯為例

洪濤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寫賈府元宵聚會，賈母批評說書人講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可信，發了一通大議論。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掰謊罷。這一回就叫作《掰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二位親戚喝一杯酒，看兩齣戲著，再從逐朝話言掰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眾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舊行本，頁684）

這句話中的「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楊憲益、戴乃迭二人合譯為：Our Old Ancestress, with only one mouth, can hardly speak for two families at once. As two blooms grow on separate boughs, let's deal with one first.¹ 楊譯中的 blooms 和 boughs, 分別和原文的「花」和「枝」相應，忠於原文。

然而，霍克思（David Hawkes）卻譯為 How can Grannie “with one mouth tell a double tale”？ Ah how indeed! Our tale puts forth two tails. Which tail to wag? Wig-wag.²

霍克思的譯文，全無「花」和「枝」的對應詞，原文的「兩朵」在譯文中是 two tails，而且那個疑問句 which tail.....?，還有那個 Wig-wag，在原文中毫無蹤影，那麼，霍克思的文字還算不算翻譯？如果以「忠實」為尺度來衡量，霍譯是「不忠實的」，至少在形象上不忠實。

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霍克思的譯文比原文多添加了一個雙關語，在譯文的效果上，加強了王熙鳳風趣的一面。眾人聽了這話後忍俊不禁，連那兩個說書的也稱讚鳳姐的口才，種種反應，在譯本中，因為有一個雙關語在前面，顯得很合邏輯。相比之下，楊氏夫婦的「依書直譯」顯得稍為平淡。譯文讀者看了楊譯，未必能理解為何眾人聽了鳳姐的話會發笑。（在原文中，眾人發笑也許是笑鳳姐模仿說書人的口吻，模仿得唯肖唯妙。）楊本附加了一個注釋：Here Hsi-feng has been using the introductory patter of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s. 這個注釋向譯文的讀者解釋為何鳳姐會說 two blooms grow on separate boughs 這樣的比喻（套語）。³ 主張翻譯必需促進文化交流的論者，大概會讚賞楊譯這注釋「有助於洋人了解中國風俗」。

至於霍克思的做法，料想會獲得擁護「等效理論」的譯論家稱許。等效論者主張：為了使譯文達到良好的效果，譯者對原文的具體事實可以不予重視。事實上，等效論的大將 Eugene Nida (1993) 曾建議，如有太多的比喻譯成了非比喻，那麼，把一些非比喻譯成比喻以作補償，可能是重要的。⁴ 這種無中生有的譯法，在 Gideon Toury 的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一書中也有討論。⁵

霍克思對於 tale 和 tell 的諧音雙關可謂情有獨鍾。在翻譯第五十回時，他已經用過這一對詞語。第五十回，眾人編謎語，史湘雲也編了一個：

溪壑分離，
紅塵遊戲，
真何趣？
名利猶虛，
後事終難繼。（舊行本，第2冊，頁630）

眾人都解，想了半日，有人猜和尚，有人猜道士，也有人猜偶戲人。後來寶玉猜著了，是耍的猴兒。末一句猶妙，原來耍的猴子都剝去了尾巴。這個謎語在書中有幾重作用。第一是它的趣味性，清人姚燮的評語是：「雅謔。」⁶ 第二是反映了湘雲的個性。書中人知道謎底後都說湘雲「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眾人不解，偏讓寶玉猜著，近人認為「作者大有深意。」因為謎語句句適用於寶玉：大荒山的頑石，幻形入世，成了怡紅公子，正是「溪壑分離，紅塵遊戲。」其次，「真何趣」的感慨與寶玉在《寄生草·解偈》一曲中所說的「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的意思一樣；再者，「名利猶虛」是他漠視仕途經濟的思想，而「後事終難繼」，或者說剝去了尾巴，正應了他「懸崖撒手」，出家為僧的結局。⁷ 這樣看來，這個雙關語的翻譯不但影響到英譯本的趣味性，也關係到伏線的問題。

原文的「後事」在語音上和「尾巴」無關，只是「後」字呼應「背後」，因此可算是一個「同形雙關語」。楊譯作：

Parted from his valleys and streams,
He fools about midst mankind
In utter futility.
Fame and profit are vanity,
And nothing is left behind.（楊譯本，第2冊，

頁157）

left behind 雙關「後事」和「背後的尾巴」，讀者不難意會，已經很巧妙。但霍譯竟能略勝一籌：

Far away
From the high fell
Where I used to dwell

Amidst men I play.
But for what gain?
My labour's vain;
My tale is hard to tell.（霍譯本，第2冊，頁510）

原文沒有諧音，霍譯製造了一個出來：tale 跟 tail 完全同音 /teɪl/，霍克思還特意提點讀者這是個雙關語，所以他把「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譯成：Trust Yun's to have a frightful pun in it—as if the riddle wasn't hard enough already! [霍.2.510]。譯者提點讀者，話中有一個 pun。

這使人想起《阿麗思漫遊奇境記》(Lewis Carro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一個相似的雙關語：

“You promised to tell me your history, you know,” said Alice,.....

“Mine is a long and a sad tale!” said the Mouse.....

“It is a long tail, certainly,”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s tail; “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⁸

翻譯求「忠實」，這是由來已久的觀念，無可厚非，但「忠實」也可以有許多層面，不只限於詞匯或意象上的處處對應、依樣葫蘆。從上面這些譯例子來看，有時候另闢蹊徑，無中生有，在翻譯效果上，並不會更差，相反有可能更好。這也許就是 Theo Hermans 在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書中所說的 manipulation。⁹

附記：筆者撰有二十多篇關於《紅樓夢》英譯本的研究報告，主要刊登於《紅樓夢學刊》和台、港的期刊和論文集，準備彙成《紅樓夢英譯評議》系列。本文係短篇筭記，亦屬系列的一個分支。

註釋：

- 1 見楊憲益夫婦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的《紅樓夢》英譯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第二冊, 頁 220。
- 2 霍克思譯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0), 第三冊, 頁 32。
- 3 「花開兩朵, 各表一枝」這樣的套語, 常見於中國舊小說的敘述片段中。例多不引。
- 4 參看 Eugene Albert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p.124

- 5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83.
- 6 馮其庸纂校訂:《八家評批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1年9月), 頁 1220。
- 7 參考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北京:團結出版社, 1992), 頁 252-253。
- 8 Lewis Carrol, *The Annotated Alice*. Edited by Martin Gardn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0), p.51.
- 9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ited by Theo Hermans (London: Croom Helm, 1985).

